

新书面对面

越是简单内敛的感情,越容易产生共鸣。这册《这些人,那些事》像极了一曲舒缓又温暖的钢琴曲,中间有转折的音符,将我们共同的记忆打开。

吴念真:掌握世俗秘密的人

赵瑜



《这些人,那些事》,吴念真著,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,28.00元

在电影《一一》里,吴念真饰演的“NJ”遇到了一个早些年的恋人,我确信我也在《这些人,那些事》中遇到了她,应该是《情书》中的“她”。

吴念真是一个有磁场的人,他畏惧自己有过的一切机缘。在《这些人,那些事》的序言里,他写了四个算命的人对他人生的预测,那种将生命中未知的领域交给一个陌生人来排序的信任,其实是面对未知生活的畏惧。

吴念真有悲悯情怀,缘自他幼年时的苦难史。那种植入身体的记忆像一味沾满了蚯蚓腥味的药引子,每一次生病或者伤怀时,都会自然而然地从内心里跃出。

我喜欢吴念真认识的这些人,不论是幼小时的邻居,兵营时的战友,以及年长以后的人事。这些人,分别活在他的记忆里,或者一封信里,或者一张旧照片里,又或是活在家乡的某块稻田里,某棵树下。

那些人,分别活在他身边人的口述里。吴念真从小上学的时候开始代人写信。那些家常里短的事情,以别人口述梗概而要他来丰润,这不正是一个作家的基础训练。

他果然不是一个被恩宠过的孩子,幼小时的记忆是贫穷和尴尬。在《只想和你接近》中,给受伤的父亲剪完指甲后,作为奖励,父亲领他看的电影竟然在他的脑子里储存了二十年。

他果然不是一个被恩宠过的孩子,幼小时的记忆是贫穷和尴尬。在《只想和你接近》中,给受伤的父亲剪完指甲后,作为奖励,父亲领他看的电影竟然在他的脑子里储存了二十年。

村庄里的人真的很多,让我们大出意外的是,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赞美吴念真有写作才华的,竟然是将吴念真父亲抓去派出所的警察。

竟然是将吴念真父亲抓去派出所的警察。这个驻在他们村子里的警察很胖,当时吴念真的父亲热爱赌钱,赌得昏天暗地,不顾家里。

这些人还有很多,整天嘻嘻哈哈从不调皮捣蛋的傻子阿荣,最后却成了抢劫犯;给弟弟买大一号衣服的阿旺;背九九乘法表的老鼠仔;做过妓女,偷偷来求里,他写了四个算命的人对他人生的预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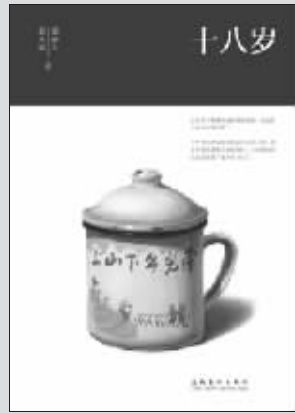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普通的人,或温暖,或滞重,或忧伤,或单纯。却一个个泛溢着世间的体温,让我们在合上书本的瞬间,湿润眼睛。

越是简单内敛的感情,越容易产生共鸣。这册《这些人,那些事》像极了一曲舒缓又温暖的钢琴曲,中间有转折的音符,将我们共同的记忆打开。

本版推荐



《第二性 I》、《第二性 II》, [法]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著,郑克鲁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。《第二性》畅销60余年后,迄今为止唯一法译中全译本。



《十八岁》, 邹静之、赵大陆著,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,49.80元

邹静之和赵大陆有着共同经历,1969年从北京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与二十多个同龄人住在一个大宿舍里。



《人名文化新论》, 王建华著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,37.00元

此书将人名置于文化研究的视野,在区分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的基础上,建立了“人名与文化”的系统网络。

《迷戏》:美与毁的较量

张晓玲

拿到这本绘本,第一感觉就是“美”。

封面就已经很美,且充满了引人深入的寓意与暗指。正中间,九岁的女孩在摆弄一件精致戏服,痴迷与渴望就写在脸上。

封底和封面从色彩和图案上都保持了高度的协调,却在细节上作了不同的处理。

作者所描绘的日常生活中,就充满了各种美好的细节:小巷深处,人们在买卖莲藕,外婆家堂上的画和对联让人心祥和宁静。

日常生活的感是作者努力想传达的,但这部作品最显突出的,是京戏的美。在京戏中表现京戏,如果只是为了凑个热闹,哗众取宠一下,那么各种猎奇式、标签式的京戏元素。

作者第一个表现的,是被云仙的声音——“也许是嗓音太美了,它顺风顺水地飘去,天才刚刚亮,就引来了河对岸满满的人……”

但是,从封面上开始便撩拨你的心的,是那名角真正的“扮相”,一路读过去,我们看到了戏服、海报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。

这一个展览位于全书的中心,也是全书的最高点、最高潮所在,画家竭尽全力向我们展现了京剧之美。

经过这样有说服力地一步步进入京戏,女孩深深地陷入了对京剧的痴迷之中。

事实上,整本书展现的是一种较力的过程。生活、艺术与战争的较量,也是美好与毁灭的较量。

上的标题饱含锋芒,笔画尖锐如剑戟,戳破了淡青色的迷离温婉,透露出一种杀伐之气。

正文开始的第一页,筱云仙妩媚精致的演出海报上,与之同样触目的是征兵告示和战争标语。

当作者安排我们跟随着小女孩的眼睛,从家里出发,来到了戏院前的广场上时,情况就更为明了——军车载着一车车的兵士奔赴前线。

到此为止,美一直占着上风。然而很快,情形急转直下。当我们再次和围观的人等在河边的时候,对岸已经空了。

再下一页,那件让人痴迷的绣有牡丹和凤凰的戏袍,正被收入箱子里。

美,到了这里,便戛然而止,因为战争逼到了近前。姚红在《关于〈迷戏〉》这篇文章中写明了她的创作主旨:“上世纪20-30年代,是中国京剧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。”

战争,本来只是乐章之中的背景音乐,是隐约的鼓点,然而,随着故事不断发展,它的音量逐渐增强,节奏逐渐紧密。

前半部分美得让人沉醉,所以后半部分的摧毁让人悲愤难禁。战争吞噬一切,但只有一样它夺不走,那就是人的灵魂。

在防空洞无边的黑暗之中,小女孩依偎着奶奶,盖着她自己的花棉被,做了一个美好的梦:她头戴被筱云仙临行前送给她的发簪,站在梦境的中央。

正因为美的无形,所以恰恰是炮弹不能摧毁的;正因为美的强大,所以即便被踩在脚下,零落成泥,遇到好的年景仍然会发芽。

美与毁的较量,最终的赢家,仍然是美。



《迷戏》,姚红文/图,译林出版社出版,36.00元

超越词语的歌唱

殷实

太阳,大海,生命,土地……这些词不断地出现在刘海星的诗作中。这是一些典型的“大词”,一些很容易显得空洞的词,有的诗人避之惟恐不及。

刘海星无拘无束地写作,几乎是天然地超越了各种圈子,甚至包括所谓的“诗歌界”。

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,并非总是阳光灿烂,游走的诗人常常要被阴影覆盖,他的心更会被深重的苦难击伤。

在阅读刘海星诗作的过程中,我始终感受到一种对和谐的看重,从语言的和谐,到心灵的和谐、精神的和谐。



《太阳的眼泪》,刘海星著,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第一版,23.00元

常要被阴影覆盖,他的心更会被深重的苦难击伤,但是,在整本《太阳的眼泪》中,在随手翻开书的任意一页上,我们都看不到绝望,看不到怨怼与谴责。

刘海星对自然的咏叹中,包括了反对反常气候的敏感。全心追求幸福和安逸的人类,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负中走得或许太远,文明开始付出代价。

我们之所以推崇刘海星诗歌中的温厚、平和,以及某种虔敬,是因为我始终坚信,面对同类的不幸和苦难,真正的诗人可能流露出柔弱和哀伤的一面。

中国目前的汉语诗歌,在对外来影响的消化不良中呈现出诸多病症,像无所不在的反讽,常态化了的油腔滑调。

光,一种泰然阅世的稳重沉着,一种不包含任何侵略性和攻讦味道的仁慈与安宁。

沙尘暴、冷空气、海啸、暖冬……刘海星对自然的咏叹中,包括了反对反常气候的敏感。全心追求幸福和安逸的人类,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负中走得或许太远,文明开始付出代价。

我们之所以推崇刘海星诗歌中的温厚、平和,以及某种虔敬,是因为我始终坚信,面对同类的不幸和苦难,真正的诗人可能流露出柔弱和哀伤的一面。

中国目前的汉语诗歌,在对外来影响的消化不良中呈现出诸多病症,像无所不在的反讽,常态化了的油腔滑调。